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玩
鹿
亭
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朱明二百七十七年閒吾鄉名儒接踵黃梨洲輯明儒
學案去取嚴矣錄之者六人曰黃南山潤玉曰張甬川
邦奇曰賀鑒問欽曰萬鹿園曰黃致齋宗明曰顏冲宇
鯨冲宇著作富壽鏞猶未見也南山甬川鑒問旣皆得
其書而刻之致齋遺著不可得而讀其與鹿園論學一
書始之以知行合一終之以欲仁斯仁蓋惟鹿園之足
以語此也鹿園先生有玩鹿亭彙八卷卷一二詩卷三
四又卷五九沙草堂雜言卷六奏議卷七文移卷八道

經贅言八卷之中以先生之詩擬諸王章誠如全中允
所云特其小者是也文皆沈摯道德經濟文章實寓焉
壽鏞尤愛其九沙草堂雜言以爲天地之間莫非氣之
往來屈伸惟其氣盛故其屈之至惟其屈之至故又一
伸之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又言自古夷狄之侵擾
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所用而能侵擾者也更論儉吝
二義似同而實異儉者德也吝者惡也儉者約於己吝
者嗇於人也儉而不吝者約於己而厚於人也吝而不
儉者約於人而豐於己也斯下矣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至若讀錢緒山思樂書謂喜怒哀憂患聖人所不能無惟其喜怒哀樂之一體也故曰常樂於富貴於貧賤於夷狄患難隨所見無非一體流行此之謂無入而不自得若僅以行歌泮澍油然之樂以爲真樂則樂亦苦耳斯非體道深者安能言之明切若斯哉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荊州梨洲稱其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養出端倪也壽鏞釋之曰此端倪卽孟子所謂仁義禮智之端也當嘉靖三十三年先生起爲南京都督僉書與倭遇於蘇之婁

門揚涇橋身親陷陣膺中流矢遺書於其子曰我家世以力戰報國我獨持文墨議論不任兵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故忠憤至死不忘蓋傳王門之學知之眞而行之力體認於平時而發揮於臨境皆擴充此端倪耳或者不察以爲禪學夫禪學果如是真切乎且卽以禪學言禪與儒固有不同亦在人之自取耳若先生者獨觀吾心掃蕩一切旣取於心而自足而復以灼艾功夫證於物而無不當則又何害其爲禪學乎壽鏞旣刻灼艾集更刻斯臺而縱論之如此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

學張壽鏞

玩鹿亭稿序

吾明枕山橫海而郡鉅麗清淑勃發於人文重以國朝
列聖道化涵釀所獲尊賢敬士之報於此邦人士者彬
彬竹素矣然考其世皆出於膠庠制科持文墨議論以
究經術之用也者而求韜鈴起家顯武功爵者未有聞
至嘉靖中始有萬都督民望云萬公用世胄登武科推
擇從事爲裨爲副積至大帥所論畫張暨於漕政爲多
庶幾稱嘉靖名臣焉乃迄於今其高其人而不以位不
以職獨以鹿園先生稱之者尤著則公所自號卽遺稿

系玩鹿亭志此也萬公既逝數十年厥孫邦孚今嗣爲
浙西參將能紹明祖德而重刻其稿以垂琬琰之傳爰
寓書示余且索之序余三復而三歎彌感於古今名實
之際也夫萬公勁勦戎馬而趣不離於三樊迹其謝病
引身屢起屢仆豈不遺榮若浼而憤時體國慷慨慰
殆畢其身不忘喪元者然此其出處有大過人者若其
覃精二氏而稟渠儒先澤於理篤於倫常依於忠厚正
直恢恢乎函三貫一之風焉而世之誦公之詩者則又
曰名理類王右丞冲曠類韋蘇州此在公特其小者也

蓋公之於用世出世兼有其實若此而公則未嘗一標
其名噫古之道也令士大夫律身莅官丰采著述得公
之一斑寸轡吾不憖爲之服膺且下拜焉何者貴其實
也而由今之道柰何哉名愈附而羶實全漓而穢吾竊
羞而唾之故曰九原可作欣願執鞭則不佞以公動感
歎焉嗟乎平世文士弁髦武臣至今日已甚矣萬公者
獨能兼文士之所不能有而吾郡之於武臣中獨能有
萬公此尤足以鳴國家得人之盛哉故樂爲之序太子
中允翰林講讀官全天敘書

玩鹿亭稿目錄

卷一 詩

壽春輦訪萬松法師

陪陸雙石太史游上天竺途中值雨

宿牛首山

江南曲十二首

病中

病懷十首

有引

讀中庸

讀大學

吳門偶成

九月四日同孔文谷童南衡周虛巖陳海樵湖上

山樓宴集

湖山別虛巖山人

山寺雜懷十九首

有引

將往匡廬復返善卷悟而有作

碧蘚精舍養疾忽陳參政來游夜坐論情因用壁

閒蔣進士韻直書鄙懷聊以爲答二首

山中酬唐太史見訪

宿善卷寺碧蘚臺舊處

冬日游張公洞

山中除夜

游龍淵洞酬玉陽真人

立春日登瑤光閣俯玉女潭作

重游芙蓉寺

寄酬孔學使諸公春宴韻

答萬履菴祠部過訪山中次韻

新正十日自善卷還經吳興山中遇雨作

曉發吳興宿雨初霽

毗陵逢羅狀元

春日同王龍谿過嘉禾龍淵寺

武林出關留別諸友

曉發靜海值雪

丁未冬奉詔還理新運滄洲雪霽馬上偶成

奉使還淮途中贈顧長治

次韻

客夜誦介翁相公見贈之作奉懷二首

高唐道中

憩吳橋菴贈劉道人

自然亭二首

亭在漕府後園

奉賀介翁相公七十壽

韓侯廟

病中口號十首

清江道院二首次中丞韓公韻

愛葵齋

前總兵顧公仕隆建

別姚生二首

贈別李道人

自然亭小酌

寄懷天池寺山書記二首

贈別童侍御還杭三首

贈別王同野之楚三首

與司徒韓公泛舟城南次韻

水月寺改爲忠孝祠次韓司徒韻

南樓奉餞南司徒韓公辱倡佳篇次韻贈答時予